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二十章 噩夢

荻穗如綿，蕉心漸裂，風物江南，殘秋盡矣。古人云：「客子鬥身強。」言客子之所恃者，惟強健耳。夢霞第三次來校後，雖斷藥緣，尚餘病意。蒲柳之質，望秋先零，固不能如黃物傍秋而有精神也。流光如矢，羈緒如麻，獨客他鄉，況味至苦。瞭望征雲，來鴻絕影。夢霞於是念及夫老母，未諗秋來眠食何如？更念及夫大暑中與劍青一番聯袂，而病魔擾擾，未竟歡情，嗣復南轅北轍，各不相顧，地角天涯，寄書不達。忽焉而豆棚月冷，中秋屆矣；忽焉而菊籬霜綻，重陽近矣。一回首間，遽有今昔之感，不必謂志士之光陰短、而勞人之歲月長也。更念石癡，浮雲一別，滯兩三秋，酒分詩情，一齊擱起。遙望故人，海天縹緲，於秋初由其父轉達一書，略知蹤跡。我亦裂素寫意，屢寄慰勸，迄今荷淨菊殘，橙黃橘綠，亦復鱗沉羽斷，消息如瓶。每當半窗殘月，一粟寒燈，聽征雁一聲，則夢魂飛越萬水千山，形離神接。醉吟之暇，寤寐之間，言論豐彩，猶可想見。誦「渭北春天樹，江東日暮雲」之句，每為之愀然不樂；誦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」之句，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。蓋夢霞自謂舍梨娘外，惟石癡可為第二知己，故岑寂之中，思之綦切，然其相思之主點，固別有在，此不過連類及之耳。飄搖客土，煞甚淒涼，更為情人，幾迴腸斷，況日來風伯雨師，大行其政，淅淅瀝瀝之聲，時於酒後燈前，喧擾於愁人耳畔。鵬郎於此時又沾微恙，已數日不能上學，挑燈獨坐，益復無聊。風高雁急，長夜漫漫，一枕清愁，十分滿足。擁衾不寐，時復苦吟，將複雜之情思，纏綿之哀怨，一一寫之於詩。兩旬之間，積稿已不止盈寸。茲擇錄其感賦八章於左：

不死更無愁盡日，獨眠況是夜長時。
霜欺籬菊猶餘豔，露冷江■有所思。
暗淡生涯誰與共，一甌苦茗一瓢詩。
愛到清才自不同，問渠何事入塵中。
白楊暮雨悲秋旅，黃葉西風怨惱公。
鴛夢分飛情自合，蛾眉謠詠恨難窮。
晚芳零落無人惜，欲叫天閨路不通。
相逢遲我十餘年，破鏡無從得再圓。
此事竟成千古恨，平生只受一人憐。
將枯井水波難起，已死爐灰火尚燃。
苦海無邊求解脫，愈經顛簸愈纏綿。
好句飛來似碎瓊，一吟一哭一傷情。
何堪淪落偏逢我，到底聰明是誤卿。
流水空悲今日逝，夕陽猶得暫時明。
才人走卒真堪歎，此恨千秋總未平。
說著多情心便酸，前生宿孽未曾完。
我非老母真無戀，卿有孤兒尚可安。
天意如何推豈得，人生到此死俱難。
雙樓要有雙修福，枉把金徽著意彈。
對鏡終疑我未真，蹉跎客夢逐黃塵。
江湖無賴二分月，環■空留一刻春。
恨滿世間無劍俠，才傾海內枉詞人。
知音此後更寥落，何惜百年圭璧身。
今古飄零一例看，人生何事有悲歡。
自來豔福修非易，一入情關出總難。
五夜杜鵑枝盡老，千年精衛海須乾。
愧無智慧除煩惱，閒誦南華悟達觀。
死死生生亦太癡，人間天上永相期。
眼前鴻雪緣堪證，夢裡巫雲跡可疑。
已逝年華天不管，未來歡笑我何知。
美人終古埋黃土，記取韓憑化蝶時。

風雨撼窗，雞鳴不已。夢霞方披衣而起，覺有一絲冷氣，自窗隙中送入，使人肌膚起粟，乃起而環行室中數周，據案兀坐，悄然若有所思。所思維何？思夫夢境之離奇也。疇昔之夜，風雨瀟瀟，夢霞獨對孤燈，兀自愁悶，閱《長生殿》傳奇一卷。時雨聲陣陣，敲窗成韻，夜寒驟加，不耐久坐，乃廢書就枕，蒙首衾中，以待睡魔。而窗外風雨更厲，點點滴滴，一聲聲沁入愁心，益覺鄉思羈懷，百端悵觸，魚目常開，蝶魂難覓。

正輒側無聊之際，忽聞枕畔有人呼曰：「起，起！汝欲見意中人乎？」夢霞曰：「甚願。」隨所往，至一處，流水一灣，幽花乍開，粉牆圍日，簾影垂地，回顧則同來人已失。陰念此不知誰家繡闥，頗涉疑懼。徘徊間見簾罅忽露半面，則一似曾相識之美人也。見夢霞含笑問曰：「君來耶。君意中人尚未至，盍入室少待？」夢霞乃掀簾而進，美人款接殊慰，室無他人，既而絮絮不休，頓厭其煩，奪門而遁。既出，已非來路，平原曠野，方向莫辨。覺背後有人，追逐甚急，欲奔而兩足癱軟不能進，窘甚。忽望見半里外有一女郎先行，步履蹇緩，狀類梨娘，急大呼：「梨姊救我！」即覺健步如飛，剎那間已追及，細視之，真梨娘也。時夢霞氣咻咻而汗涔涔矣，因同據道旁大石上小憩，大喜賀曰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今可脫離虎口矣。」言頃，旋覺身搖搖若無所主，同坐之大石已不見，茫茫大海，一望無際，兩人同在一葉舟中，檣傾楫摧，波浪大作。梨娘已驚懼無人色，夢霞見有斷篙半截在手，立船頭慢慢撐之。一失足墮入海中，大驚而號。則身在藤牀，殘燈爍然，映入帳裡。衾冷於冰，為驚汗層層濕透，窗外風聲雨聲鬧成一片，猶恍惚如在驚濤駭浪中也。

夢去影留，歷歷在目，驚魂乍定，暗淚旋流。此夜夢霞不復能寐，無情風雨，伴此愁眠，惟有伏枕聳寒，擁衾待旦而已。夫夢者，心理造成之幻境也。心理上先虛構一幻象，睡夢中乃實現此幻境。其心清淨者，其夢不驚，故曰：「至人無夢。」以夢霞近日之心理，正如有千百團亂絲，迴環縈繞於其際，紊亂複雜，至難名狀。忽而喜、忽而憂、忽而悟、忽而迷，剎那之間，心理上疊呈無窮之幻象，宜其夜睡不安，有此妖夢也。是夢也，至奇，至幻，夢霞既以心理造成之，可以假，亦可以真。試以夢境征諸實事，而預推兩人後來之結局，苦海同沉，不必有是事，固已不能逃此劫矣。然則此幻境之實現於夢霞之夢中，可以為目前怨綠啼紅、鎖愁埋恨之證。即可以為異日烏啼花謝、月落人亡之券。心能造境，果必隨因，夢霞寂寂追思，茫茫後顧，而決此夢之必非佳兆，能不魂銷殘雨，淚咽寒宵？正不必謂夢霞亦殉愚夫之迷信，而謂曰妖夢是踐也。

終風苦雨，不解開晴，客館愁孤，形影相弔。斷夢留痕，亦如風片雨絲，零零落落，黏著心頭，不能遽就消滅。以多情之公

子，為說夢之癡人，乘休業之星期，寄訴愁之花片。夢霞乃以夢中所歷，一一宣諸毫端，為梨娘告，更書兩絕句以記其事：

分明噩夢是同沉，駭浪驚濤萬丈深。

竟不回頭冤不醒，何年何地得相尋。

一念能堅事不難，情奢肯遣舊盟寒。

可憐萬劫茫茫裡，滄海干時淚不干。

梨娘得書，亦竊歎夢境之奇。其夢耶？其真耶？以為夢則真亦何嘗非夢，以為真則夢亦何必非真。情緣草草，孽債重重，無論天公之見憐與否、姻事之能成與否，兩人總屬情多緣少，神合形離。生惟填恨，冤沉碧海之禽；死不甘心，魂化青陵之蝶。嗟嗟，釵斷今生，琴焚此夕，熱淚猶多，癡心未絕。此夢也，幻夢也，實警夢也。可以警夢霞，亦可以警梨娘，且可以警情天恨海中恒河沙數之癡男怨女。惜乎，其沉迷不悟，生死輕拼，雖有十百之警夢，曾不足以警醒其萬一。明知希望已絕，不肯回頭，縱教會合綦難，還思見面是可痛矣，豈不惜哉！此時梨娘心旌搖曳，恍如身入夢境，與夢霞同飄蕩於大海之中。長歎一聲，淚珠萬顆，支頤不語，半晌而和作成矣。

淒風苦雨夜沉沉，魂魄追隨入海深。

不料一沉人不醒，翻身還向夢中尋。

金石心堅會合難，殘宵我累客生寒。

重重魔障重重劫，淚到干時血不干。

低頭吟就，和淚書成，喚秋兒密交於夢霞。蓋鵬郎方病，不能慇懃作青鳥使也。秋兒去良久，比回則又攜得夢霞詩至。

積得相思幾寸深，風風雨雨到而今。

詩惟寫怨應同瘦，酒為排愁只獨斟。

五夜夢留珊枕恨，一生身作錦鞋心。

歡場不信多奇險，便到黃泉也願尋。

心如梅子澆奇酸，愁似抽絲有萬端。

苦我此懷難自解，聞卿多病又何安。

情根誰教生前種，癡恨無從死後寬。

但是同心合同命，枕衾莫更問溫寒。

梨娘復依韻和之曰：

頻添緘札達情深，冷隔歡蹤直到今。

怨句不辭千遍誦，濁醪誰勸滿杯斟。

青衫又濕傷春淚，碧海常懸捧日心。

不道相思滋味苦，愁人只向個中尋。

苦吟一字一心酸，誤卻毫端誤萬端。

月魄不圓人尚望，雨聲欲碎夢難安。

恩深真覺江河淺，情窄那知宇宙寬。